

神秘的第五类部队作战传奇 一群悍不畏死的赤胆尖兵

神秘第五类部队 热血勋章

纷舞妖姬★作品

I247.5/1366
:3
2006

神魔殿

热血勋章

纷舞妖姬★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弹痕·3/纷舞妖姬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7. 3

ISBN 978-7-5057-2316-0

I. 弹… II. 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029 号

书名 弹痕 3

著者 纷舞妖姬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县蓝华印刷厂

规格 720×1015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50000 字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316-0

定价 2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010)64668676

《弹痕Ⅲ热血勋章》精彩预览

赵海平手刃了奸杀自己女儿的民兵败类，大仇得报。但是，等待他的将是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

蓝盾国际特种兵军事竞赛是一场空前阵容的特种兵比赛，云集了鼎鼎大名的美国海豹部队、以色列野小子007特种部队、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等多个世界优秀的特种部队，一时间，风云际会四方云动！

以战侠歌为队长的中国参赛队，有海军陆战队、雪狼突击队中的优秀队员，有从大山深处走出的百年武学奇才，还有第五类特殊部队的精锐之师……可是，首轮比赛他们却取得了几乎完败的糟糕战绩。接下来的竞赛，中国队能否绝地反击？他们将如何捍卫中国特种兵的光荣与尊严？

残酷的“兽人”地狱训练营、变态冷酷的教官、无情的竞赛制度……为了中国特种兵的无上荣誉，战侠歌与战友们要用勇气、尊严甚至生命铸就自己的热血勋章！



第五卷

兵锋王座

战侠歌轻声道：“赵海平现在已经是伤上加伤，假如还没有审判，你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就会把你当成我的敌人！”

敌人！

当第五类特殊部队的精锐军人说出这个词语时，无异于已经在向对方宣战！

第五类部队作战信条：狮子搏兔亦尽全力，侵略如火一击必杀！

第四章 小小的草，痴痴的笑（上）

“我要你偷钱，我要你偷钱！就你他妈的这个熊样，还偷什么钱？！”

在路旁一个小胡同里，传来一阵男人愤怒的叱骂，中间掺杂着女孩子压抑的哭泣，和她从鼻子里发出的丝丝倒抽凉气的声音。

战侠歌的脚步略略一顿，紧跟在他身后的赵海平也像得到了无声的命令般，停立在原地，两个人的眼睛一起扫向胡同的深处。

四个男人在胡同的一角，把一个女孩子逼到了墙边，其中一个看起来是“大哥”级别的人物，正抓住女孩子的右臂，一边叱骂一边用手中一本卷成圆筒状的杂志在女孩子的头上用力猛敲。

“不要打我的头！”

那个女孩子痛得全身都在发颤，她用自己一条胳膊护住自己的头，发出一阵小动物般的哀鸣，“我娘说过，打头会把人打傻的！”

一席话说得四个男人放声大笑，就连战侠歌也无奈的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怪不得他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声音有几分熟悉呢，原来竟然是那个刚刚被他“包夜”过的流莺。这个凌寒别说还真是业务繁忙，晚上在旅馆里乱转靠出卖自己身体赚钱，还不到八点钟，晚班刚刚结束，她又赶起了早班，摇身一晃转职成三只手。

至于晚上她会不会把两种业务混合着一起做，那战侠歌就不太清楚了。

右手受伤还不肯休息，继续“扒手”这种高难度工作，也难怪凌寒会出师不利。

那个“大哥”继续用手中卷成一个筒状的杂志用力在凌寒的头上狠敲，“大哥怎么会舍得把你打笨呢，大哥这是要打醒你啊！出去包夜被人打伤了胳膊，竟然只拿回来这么点钱，你告诉我，你今天怎么开工，怎么去顺别人口袋里的钞票？你这样一个笨得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臭娘子，供着自己妹妹读书不说，竟然自己还想去上学。想去读书？我呸！”

一口浓痰重重地吐在凌寒的脸上，那个大哥拍着凌寒的脸，道：“你自己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你是卖的，你是个娘子，你是个贼！既然你已经进了这一行，还想着把身子重新洗白了，别做梦了？你自己说说看，就算是你做皮肉生意供养，学费要你交，天天吃你的，拿你的，穿你的亲妹妹，等她翅膀硬了自己能飞的时候，要是知道你做了这一行，还会不会认你这个姐姐？”

浓痰在凌寒的脸上慢慢滑下，混合着她的眼泪，看起来说不出的可怜和狼狈，她甚至不敢用衣袖去擦，她只能用自己没有受伤的左臂，徒劳的护着自己的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低声说了一声：“我想上学！”

根本没有发现战侠歌和赵海平就站在小胡同口的凌寒，眼睛里竟然流露出一丝温柔的神色，她轻声道：“虽然是他弄伤了我的胳膊，但是我知道，他是好人，我不怪他！”

战侠歌刚刚再次扬起的脚步，猛然凝滞到空中。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这样死心塌地的为他说好话？他不就是给了你一支不知道从哪个旮旯角里翻出来的玩意嘛！”

“大哥”真的愤怒了，他扬起手“啪、啪”重重在凌寒脸上扇了两个耳光，然后不由分说从凌寒的口袋里抢出战侠歌送给她的第五特殊部队专用止创药膏，把剩下的药膏全部挤在凌寒的脸上，他一边用力乱抹，一边叫道：“他是个小白脸，长得很帅，在那方面又很强，让你这个娘子爽翻了，所以你才会为他说好话对不对？妹子你喜欢玩这种东西，你告诉我啊，我手里有好几个对这方面有特殊爱好的客户呢！怎么样，那个小白脸是不是这样帮你抹涂药膏的，告诉大哥，你现在爽不爽啊？！”

“大哥”用力一推，脸上涂满药膏连眼睛都睁不开的凌寒猝不及防之下，被他推得重重撞在小胡同的墙上，她不由自主的挥舞着自己的手臂，猛地发出一声悲鸣，捂着自己撞到墙壁上的右臂，不由自主的摔倒在地上。

没有人扶凌寒起来，“大哥”冷哼了一声，道：“你手臂伤了，没有办法偷了，告诉我，你每天怎么向我上交五百块的保护费？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把你送进

娱乐城当坐台小姐，只怕都没人要吧？”

“大哥”蹲下身体，伸手捏住凌寒的下巴，道：“要不然这样吧，大哥就抬举你一下，给你一个既能赚钱，又能一举成名的机会。”

“想不想拍电影，当明星啊？”

听到“大哥”话，正在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的凌寒不由一愣。

“大哥”伸手捏着凌寒的脸，道：“看过A片没有，那东西很赚钱啊。不就是架上一台摄像机，找上个女主角再找上几个男人在一起胡搞嘛，别人能拍，我们一样能拍。我有几个朋友现在对这种生意比较有兴趣，也有这方面的门路，我看凌寒你的脸蛋和身材都不错，别说大哥拿着你的保护费不照顾你。拍一场五千块，怎么样不错吧？”

凌寒拼命摇头，“大哥”的眼睛里猛然闪出几丝阴冷的光芒，“不想干，行，我也不逼你。大不了我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好了。”

凌寒还没有暗中呼出一口长气，她就听到了“大哥”后面的话，“嗯，我看你妹妹凌雁珊就不错嘛！县重点中学最有希望考上清华北大的女高才生，学校文艺社模特队的队长，对她有兴趣的人可不只一个两个。如果是她来当片子的女主角的话，我相信一定要好卖得多。光是被她在学校里拒绝的男生，也会排起一条长队来我们这里抢购吧？！”

“大哥”望着自己身后眼睛里已经腾起几丝野兽般兴奋光芒的三个兄弟，道：“大家说说看，这样是不是更好呢？”

一个男人舔着嘴唇道：“妈的，那个丫头别看只是一个高三的学生，就是他妈的正点。”

其他几个人眼睛里野兽般的绿光更盛了，他们连连点头，“大哥”扫视了一眼身后的兄弟，站起来道：“好，既然大家都对那个凌雁珊这么有兴趣，这个女主角就让凌雁珊来当吧，谁让她的姐姐这么不识抬举？”

“不！”

凌寒发出一声悲呼，她一下扑倒在地上，伸出两只手臂死死抱住了“大哥”的大腿，悲叫道：“求求你们，不要去找我的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也是我所有的希望！”

“在她的身上，我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每次看到她，我都感到自己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只有看到她，我才能觉得，自己还像是一个人，还有活下去的意义。求求你们，千万不要去碰我的妹妹，不要毁掉我最后一个亲人和希望啊！”

凌寒就像是一条狗似的扑在地，死命抱住“大哥”的腿放声痛哭。在这个时候她已经忘记了自己受伤的手臂，因为绝对的恐惧，她的身体在不停的颤抖，眼泪鼻涕混合着“大哥”吐在她脸上的那口浓痰，还有那半支药膏，就算是最心冷的人，看到凌寒这个样子，心里也会不由自主的涌起一丝怜悯。

可惜，这个“大哥”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他冷冷的盯着抱着自己大腿痛哭的凌寒，眉头狠狠的皱了起来，因为凌寒把他的裤子弄脏了。

“可是女主角总得有人当吧？”

大哥的眼睛里，带着一种猫戏老鼠的残忍，他确信这个只知道趴在地上抱着自己大腿痛哭哀求的女人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只要他擎出凌雁珊这样一个法宝，凌寒就只能乖乖的就范。

果然，凌寒不由自主的迟疑了。

“你是害怕自己拍了四级片，被自己的亲妹妹看到是吧？”

凌寒抽泣着连连点头。

“擦擦你的脸吧，看看自己现在多难看，眼睛哭肿了到时候怎么开工？”大哥把一张纸巾丢给凌寒，和颜悦色地道：“你妹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马上又要考上北大清华，到北京去上学，以后就是什么白领银领的大公司员工了。凌寒你想想看，她怎么有机会看到你这个姐姐拍的四级片呢？如果她真的看到了，那只说明她也是一个贱货，一个婊子，既然大家都一样，她要吃你的穿你的，她凭什么看不起你？”

“大哥”拍着凌寒的脑袋，接着道：“你总不希望看到你妹妹凌雁珊也去拍四级片录像带吧……假如真的那样，凌雁珊就是你这个姐姐亲手毁掉的。你自己想清楚了……”

凌寒一时间柔肠百结，她知道自己一旦拍了四级片，她的人生就完了。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今天，四级片在网络里来回传送，早已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今后她无论走到哪里，都可能会被人认出来，她的一生将会生活在根本无法挣扎出来的泥沼和黑暗当中。

但是……

这帮人心狠手辣，说得出就做得到，她凌寒已经脏了，可以洗不干净，但是她绝不能再让自己的亲妹妹凌雁珊也陷入这个泥沼。



“妹妹，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活出一个人样来，连我失去的人生一起，找上一个好的老公，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只希望，假如有一天，你真的知道了姐姐的秘密，你不要嫌弃我这个全身都脏透了的……姐姐！”

凌寒在心中不停的默默诉说，当着“大哥”的面，她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你当然不会拒绝大哥的好意。”大哥将刚刚从凌寒手里夺过来的钞票，又塞进凌寒的手里，“这些钱就当是订金，你先收下。这几天你就不要开工了，治一下自己的胳膊，再好好养足精神。哈哈哈……那这件事就这样说定了！”

凌寒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手里死死捏着那几张战侠歌给她的，现在却要将她的人生彻底推进地狱的钞票，她正要点头，突然听到了一个不稳定得随时都会爆炸，更隐隐带着刺骨寒气的声音：“不行！”

“大哥”和他的三个兄弟回头，他们只看到了一双眼睛！

一双发红的眼睛，一双被愤怒的火焰疯狂燃烧的眼睛，一双带着绝对的冰冷的眼睛，一双受了致命重创愈显疯狂的野兽的眼睛，一双带着漠视生命的眼睛！

只是这一双眼睛，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让他们再也无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大哥”和他的三个兄弟，瞬间都变成了四尊化石。他们虽然是只能靠女人吃饭的小混混，在打架的时候顶多用根本砍不死人的西瓜刀和钢管，但是面对眼前这个男人，面对他红得妖异红得几乎不再像是人类的双眼，他们都能清楚的感受到……死亡正在向他们逼近！

那是一种生物面对天敌的感觉！

那是一种人类面对死亡时，不可抑制的恐怖感觉！

站在他们面前的，赫然就是刚刚手上多了十九条人命的赵海平！

而刚才和赵海平一起站在胡同口的战侠歌却不见了。



第五章 小小的草，痴痴的笑（中）

在赵海平终于忍受不住，带着一身死亡的气息慢慢走进胡同时，一个就站在广告牌后面，却能看清楚、听清楚胡同里一切事情的女孩子，也脸色苍白的走开了。看着那个只有十七八岁，却长得亭亭玉立，足足有一百七十五厘米高的女孩子，战侠歌突然心中一动，他盯着赵海平的后背，沉声道：“不要用军事手段！”

战侠歌的声音虽然轻，但是相处三年的赵海平，却能听出其中的分量，赵海平用力点了点头。

战侠歌在川流不息的人行道上迅速前进，再次经过一个胡同时，战侠歌猛然停住了自己的脚步，他四下略略一扫，目光最后落到一个垃圾箱上。在这个垃圾箱和墙壁的拐角处，有一个女孩子正蹲在那里，肩膀不住的抽动。

看着她不断耸动的肩膀，战侠歌回想着这个女孩子的面孔，她和凌寒有几分相像，却明显少了凌寒那种坠入风尘不可避免沾染的沧桑气息，而多了几分犹如塘中莲花般骄傲的清灵，而她那盈盈一握的纤腰，那几乎可以让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都要垂涎三尺的傲人曲线，让战侠歌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体”这句评语。

战侠歌盯着她的背影，她穿的衣服，虽然不是特别名贵的精品，但也是从品牌店里买到的，而且她显然已经拥有了一种远超同龄人的审美能力，在轻描淡写的搭配和着色上，就将她那犹如牛奶一样洁白，又泛着健康自然光泽的皮肤，和她那傲人的身材完美糅合在一起。只要看她一眼，你就会觉得，一股青春与性感的气息扑面而来。



战侠歌轻声问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哭？”

那个女孩浑身一颤，过了大约十几秒钟，她才转过头，瞪着战侠歌，骄傲地昂起了自己的头，道：“我没哭！”

只是十几秒钟时间，她的眼睛里已经看不到一丝泪痕，但是精通行为心理学，擅长从一些细节来读懂常人看不懂的肢体语言的战侠歌，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小女孩，虽然在极力掩饰，但是她的心却在不停地流泪。

发现战侠歌正紧紧盯着自己，感受到战侠歌目光中那种拥有可怕穿透力的锋锐，这个女孩的眼睛里悄悄腾起一股戒备的神色，而她刚才还不自觉在裤缝上划着小圈的手指，她轻轻耸动的肩膀，这些小动作，都不见了！

战侠歌不由愕然，只是在瞬间，这个女孩子就封死了她所有的肢体语言，就连她的眼睛上仿佛也蒙上了一层冷漠的光芒。在这个时候，战侠歌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她那自然而然扬起，绝对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冷漠微笑。

那是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又带着一种备战意味的职业化微笑，她故意扬起自己发育得太过良好的胸部，微笑着问道：“大叔你好像一路追了我两百多米了吧，虽然我经常遇到男生的搭讪，但是大叔你不觉得我们的年龄相差的太大了吗？而且大叔你别看我长得这么高，实际上我再过两个月，才年满十四岁呢！”

战侠歌心中狂叫高明，这个女孩子的这一番话绝对可以让任何对她美貌产生不良企图的色狼转身离开，要知道十四岁不但是还没有成年，而且按照中国的法律，和不足十四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不管女方是自愿还是被强迫，一律按强奸来论处。

社会发展到两千零六年，各种营养补品乱七八糟五花八门，十二三岁发育得像是十八九岁的例子比比皆是。轰动一时的十二岁幼女自愿和八名网友发生性行为的案件，更是向所有色狼们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确定对方的年龄，谁又敢拿自己未来十至十五年光阴来赌上几分钟的快乐？

而且这个女孩子说话时那种天真而无邪的表情，那双明亮得几乎能折射周围一切的双眸，更为她擂鼓助威锦上添花，明明知道这个女孩子很可能是胡说八道，战侠歌仍然苦笑着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他已经二十六岁了，不过，也不至于老得让女孩子一见面就喊他大叔吧？而且按照她的意思，他战侠歌就是一个标准的，在马路上看到漂亮女孩子，就会像被人家招了魂一样的色狼大叔！

战侠歌问道：“你都看到了？”



“是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蚂蚁在地上爬，看到了鸟儿在天上飞，还看到了大叔追在我的身后，吓得我见到一个胡同就往里面钻，但是没有想到还没有躲过大叔的追踪。”这个女孩子猛的一拍巴掌，用敬仰的眼光望着战侠歌，笑叫道：“大叔小时候也没有电脑、游戏机，估计能看的电视台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个，大叔一定很喜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躲猫猫这样的游戏吧？！在大叔这样的高手面前班门弄斧，我还真是要惭愧的低下头！”

战侠歌苦笑着连连摇头，他真的想知道，现在才上高三，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子难道都这样厉害？战侠歌突然低声喝道：“凌雁珊！”

听到“凌雁珊”这个名字，她竟然还能左顾右盼了一番，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笑盈盈的望着战侠歌，道：“凌雁珊是大叔的女朋友吗？大叔既然和女朋友一起出来，那大叔还敢见别的女孩子就追，不怕女朋友吃醋啊？！”

战侠歌叹气了，他真的叹气，“凌寒是你的姐姐对吧，无论你怎么否认，你们相似的长相，相同的小动作，已经可以说明一切了。你已经知道凌寒现在做什么，你觉得她替你丢人，把你的脸都丢光了，所以你宁可不认她对吗？”

凌雁珊眼睛里闪过一丝受伤的表情，但是她仍然倔强的努起自己已经开始微微发颤的嘴唇，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认识什么凌雁珊，更不认识凌寒！”

“他们的话你应该都听清楚了，我就不相信你的心是铁做的！”战侠歌的声音中终于带出了一丝怒气，他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这么冷酷绝情的女人！

“你看看你姐姐，她身上穿的是从地摊上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垃圾，她脸上涂的是顶多五块钱一盒的脂粉，而她用的香水，更是让我隔着七八米远，就刺得鼻难受。而你呢，我想，身上的外套怎么也要两百多块钱一件了吧？！你姐姐靠当小偷，靠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赚钱，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很下贱，但是你这个纯洁而高尚的妹妹，一方面知道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一方面又心安理得的接受，翅膀还没有硬起来，已经可以狠着心肠，把自己的姐姐当成陌路人，在我的心里，你才是真正下贱！你比那些靠出卖自己身体去换取金钱的女人更下贱一百倍，至少凌寒如果不是为了你，她完全可以选择其他一条出路！……”

战侠歌的怒叱突然戛然而止，因为他看到，凌雁珊怔怔地望着他，而豆粒大的眼泪，伤心的眼泪，心碎的眼泪，正一颗接着一颗的从她那双纯洁得犹如皓月星空的双眸中，不停的涌出来。

在这一刻，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她拼尽一切力量才组成的防线终于崩溃了，她就那样怔怔地望着战侠歌，她就那样任由自己的眼泪一颗接着一颗的划过脸颊，再狠狠坠落到脚下的土地上。

望着她那双可以让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为之珍惜的双眼，战侠歌的心里突然涌起一种难言的懊恼，他在这里干什么呢？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如果我不在乎自己的姐姐，我会每天早自习结束后，用早餐的时间来找她吗？明明知道我就算是找到了她，我也绝不能和一晚未睡，身上还带着男人气味的姐姐去相见，但是，我只要看到她，知道她还好好的，没有受伤没有传染上那种该死的病，没有被客人打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凌雁珊猛地抬起头，直视着战侠歌，问道：“你小时候挨过饿吗？你知道爹死娘嫁人，把我们两姐妹抛下的感觉吗？你知道晚上电闪雷鸣，屋外下着大雨屋里下着小雨，我们两姐妹只能抱在一起取暖的感觉吗？你在垃圾箱里翻过垃圾吗？你为了抢半块还算可口的面包，和一只野狗打过架吗？你这样不知道人间疾苦的富家公子哥，又懂什么？你又凭什么来指责我们的生活和选择？！”

愣了，战侠歌真的愣了，凌雁珊说的这一切，他真的没有经历过。

凌雁珊微微带着颤抖，但是却依然清脆好听的声音，仍然在战侠歌的耳边回响，“姐姐原来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好学生，但是她为了让我继续上学，也为了还掉埋葬爸爸欠下的债，选择了进城打工。她在饭店里帮别人打零工，她当过推销员，她晚上在夜市上摆地摊，她拼死拼活的忙上一个月，才能赚四百多块钱，这些钱最多只能让我们两姐妹吃上个饱饭，再加上我每年必须交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几年下来，姐姐的存款也没有超过一千块钱。在六个月前，我的班主任找到了我的姐姐，说我是少见的天才，一定可以考上清华北大，他动员姐姐为我做好高考的准备，他还说家境贫困不算什么，我到学校里，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实力，获得一份奖学金。”

“还没有进学校，我凭什么去获得奖学金？在老师的眼里我是一个天才，但是在人才济济的社会，在集中了全国精英的北大清华，一个小小县城里的我，又能算得上老几？现在不是说有助学贷款吗，但是我们两姐妹跑来跑去跑了两个多月，腿都要跑断了，却没有申请到一份助学金……”

眼泪不停地从凌雁珊的眼睛里流出，她痴痴的道：“我们没有钱送礼，没关系可以走……我的助学金贷款还是没有贷到！……”

这些……战侠歌还是不懂！

战侠歌是少将的儿子，这已经注定他无法接触到一部分人的疾苦。

“后来，姐姐突然告诉我，我们不需要为钱发愁了，因为她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每个月能赚将近几千块钱呢，只要她努力点，我们两姐妹再省上一点，八个月时间，已经足够让她攒够我的学费！”

战侠歌的眼睛里猛的腾起一丝怜悯的神色，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大致猜出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有光明必然就有黑暗，就好像国家有为民鞠躬尽瘁的公仆，也有利用职权便利，大肆吞食着人民血汗的腐败分子；有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英雄，也有苟且偷生，甚至卖国求荣的汉奸。

凌寒就算是想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赚钱，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旦踏入这个行业，她就会被社会背面的一种势力控制，而那个“大哥”和他身后的三个兄弟，大概就属于这类人物。

“在姐姐告诉我她终于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可以送我上学的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买了一瓶酒。酒真的好少，只是二两装的小小一瓶，但是我们两姐妹都醉了。那天姐姐又哭又笑，我现在也无法忘记，她趴在我的身上，请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下去的时候，那种表情。那是一种……放弃了自己，只能把一切都寄托到我身上的绝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姐姐选择了一条什么路。她只是初中毕业罢了，又怎么可能在什么鹏翔集团分公司应聘成功，成为了一名白领职员？所以，那天晚上，我吐了，把那些酒连带我吃的鸡腿都吐得一干二净……”

凌雁珊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她突然想到，她为什么要对面前这个素不相识，只是能叫出她和姐姐名字的战侠歌说这么多？！是因为他身上那种坚强得可以顶天立地的强者气势，是他因为姐姐而生的愤怒，还是他眼睛那抹无法掩饰的同情？！

凌雁珊真的不知道，她知道的是，自己已经对面前这个男人，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

战侠歌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在默默的沉思。他早就知道无论司法是否健全，只要有社会的存在，只要有等级划分后导致的权利差异，就会有不公平的产生，这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无法避免。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真切体会到了这种不公正的感觉。

两个人就这样怔怔的对视着，胡同再偏僻也会有人经过，他们都用好奇的目光，望着那个犹如九天战神般伟岸不凡却呆呆站立的男人，再看看站在他对面，那个哭得梨花带雨，两只眼睛已经微微泛红的女孩。终于有一位老人，慢慢走了过来。

这位老人拍拍战侠歌的肩膀，以一位过来者的身份，语重心长的道：“小伙子，女朋友是要哄的。你是男人，就要有男人的胸怀和肚量，和女朋友斗气瞪眼，把女朋友晾在路上让她一个人哭，算是怎么回事？像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你要是不珍惜的话，很快就要被别人抢走了啊！”

听到这位老人的话，战侠歌终于回过味来，他对着凌雁珊歉然一笑，但是凌雁珊却偏过了头。战侠歌对那位老人家连连点头，道：“对对对，您老人家说得对极了，是我错了，是我不好，是我小肚鸡肠，是我没有分出青红皂白就出口伤人。我真的是想道歉啊，但是人家只知道在那里哭，我这不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束手无策嘛。我这个人真的是很笨，害怕越道歉越会说错话。唉……现在的女孩子是越来越厉害了！”

前面乱七八糟地说了一大堆，最后一句话，战侠歌倒当真是有感而发。

千恩万谢的送走那位老人家，战侠歌侧眼偷瞄了一眼凌雁珊，虽然凌雁珊对他脸皮厚得自承是男朋友气得柳眉倒竖，但是总算停止了落泪，战侠歌不由在心里偷偷呼出一口长气。

“你不用这样小心地向我道歉，我凌雁珊没有你想象得那么柔弱！”

凌雁珊扬起了自己的头，她的脸上还挂满了泪水，她的眼睛因为哭泣而发红，但是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却从这个小小的女孩身上扬起，她的双眼遥望着清晨的天空中，一抹变幻无方的浮云，她的双眼仿佛已经看到了不久的未来，昂然道：“我知道姐姐的想法，她是想牺牲自己，让我代替她活下去，活出一个人样，活出一个幸福。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陷进去了，我现在没有力量帮她走出这个泥沼，就算她现在不做了，我们两姐妹身无分文别无长处，还是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样要受人歧视！所以我拼命学习。我不但完成了所有高中的学科，我还在自修行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商务谈判学，我用尽一切办法武装自己，我就是要在自己有能力帮助姐姐的时候，把她带出泥潭！在此之前，我能为姐姐做的事情，就是装，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装作我还是一个不知道人间疾苦的笨笨的小女孩！”

战侠歌突然发现，和这个叫凌雁珊的小女孩相比，他的童年还是太幸福了。